

我的亲身经历

林彪出逃的前前后后（下）

和56号楼之间设一个分队，顺马路向南200多米处再设一个分队，队员横排在大道上，分别形成了两道“人墙式”的卡哨，以便拦截林彪的车辆，阻止其外出；其他警卫战士，全部在楼房内，房内熄灯，但不脱衣，不睡觉，进入战备状态，随时准备战斗。

叶群对林立衡始终不放心，认为她是一块“心病”，她几次到电影场察看，当她看到首席位上只有张清林，没有林立衡时，立即过去查询，并派工作人员四处寻找。大约夜11时左右，林立果走出96号楼，亲自到外边找林立衡。他转了个小圈以后，匆匆赶回了96号楼，他可能发现了警卫部队的异常行动，有了更敏感的警惕。林立果回去后大约半个多小时，警卫人员看到，林彪，叶群，林立果和林彪的秘书，警卫处长李文普，从96号楼出来，上了汽车，随后，司机杨振刚就开着车，快速驶上了向南的大道。

这时，不知哪里的警卫战士连声喊叫起来：“车下来了，快拦住！”当时我在第一道防线，十多名战士又打手势又叫喊：“停车，停车！可是，汽车不但



前中共副主席林彪所乘飞机坠毁蒙古后的残骸

按喇叭并加大油门，直接向“人墙”冲去。人们一闪，车冲过去了，后来才知道，这是叶群在车内对杨振刚下了命令，她说：“8341部队背叛了首长，要谋害首长，赶快冲过去。”中队长肖启明在第二道防线，他在大道的东侧，他见汽车冲过第一道防线向他们冲来，在战士们连连叫喊“停车”无效的情况下，他横向（防止伤害首长）向司机开了枪，他想用击毙司机的目的。可是，这是防弹车，子弹根本打不进去，汽车又冲过第二道防线。

可是，汽车开出七八十米后，突然来了个急刹车，紧接着车上的李文普跳下来，并向车后跑了几步，他好像还向后面喊了几句话，接着车上林立果就向他开了

一枪，接着又打了好几枪，李文普应声倒下。我们警卫人员飞快地向汽车追去，但追到离汽车三五米远时，汽车风驰电掣般地逃出了北戴河。

此时，早已在警卫部队中的姜大队长，立即做了紧急部署，让中队长肖启明带着我们6中队的六七名战士，乘上一辆“吉姆”车去追林彪的汽车，他带着30多名战士，乘一辆卡车，也随即追去。我在第一辆“吉姆”车上，过了北戴河小街后，飞速向北奔驰，过海边大桥时，我们看到了林彪车的影子，司机加大了油门，拼命向前追去，时速大约八九十码。可是，林彪的车是一等车，我们与它始终保持了相当的距离。快追到山海关机场附近的铁道口时，铁路值班房已放下栏杆，横在南北

的通道上，示意将有东西向的火车通过，禁止南北行人，车辆通行。可是，林彪的车怕后面的车追上，凭着车身的特殊构造，一加油门，撞断栏杆，飞驰机场。当我们的车赶到铁道口时，一辆拉油罐的火车，隆隆地由东向西开了过去。我们的汽车灯光前，一片尘土，视线十分不清楚。这时我看了看手表，正好是13日的零点13分。当我们的车追到山海关机场时，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刚刚向上飞起。此时，大约是零点30分左右。

（五）

我们进入机场以后得知，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是航空兵某师的副政委潘景寅。由于飞机起飞得十分仓促，油未加，副驾驶员和报务员也未得及上飞机，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，在一片漆黑中，强行起飞了。原来说飞往广州，现在是向北面方向飞去，到底飞往何处就不清楚了，当时副驾驶他们就下结论说：这架飞机完了，上去的人，上去就不来了。他们的依据是：第一，三叉戟降落时，必须正，副驾驶员一起操作，正驾驶员操纵整个机体，副驾驶放下“脚架”以



1969年秋，
本文作者吕学文
在北戴河留影

保证飞机降落时机体的平衡，才能确保飞机安全。但现只有正驾驶，飞机降落时无法放下“脚架”，着地时无法保证机身的左右平衡，不是损坏机身，就是引起油箱着火，飞机爆炸。第二，如果飞机出了国境，因没有报务员，不能与他国机场联系，非被人家当“敌机”击落不可。事实正如他们判断的一样，后来我们从听中央的《通知》中才知道，林彪他们乘坐的256号三叉戟，于13日凌晨2时左右，在蒙古国肯特省贝尔赫县境内坠毁，机上9人全部遇难。这就是林彪叛国外逃的最后结果。

附记：吕学文1944年出生于山东省昌乐县唐吾北村，“9-13”以后，于1973年6月调杭州警备区工作，1982年7月转业到昌乐县体委工作，现为昌乐县农机局退休人员。

来源：衲读